



禅解儒道丛书

欧阳竟无著 梅愚（校点）

孔学杂著



渐自认识佛义在无余涅槃，
转读孔书，始粲然矣。
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





禅解儒道丛书

欧阳竟无 著
梅愚 校点

孔学杂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学杂著 / 欧阳竟无著; 梅愚校点. -- 武汉: 崇文书局, 2016.9

ISBN 978-7-5403-4203-6

I. ①孔… II. ①欧… ②梅… III. ①儒家—研究②孔丘
(前 551-前 479)—思想评论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1228 号

孔学杂著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有限公司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11 层 430070)

营销电话 027-87393855 传真: 027-87679712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625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03-4203-6

定 价 20.00 元

整理说明

一、《孔学杂著》以金陵刻经处《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第十四册为底本。

二、附录中收入欧阳先生自视为晚年定论的两篇大作《中庸传》和《心经读》，分别依据金陵刻经处《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第十三册和第九册；《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系先生论述佛法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故一并收入，依据一九二二年《民铎》杂志第三卷之第三期；另收入先生大弟子吕澂居士《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一文，依据一九四四年《中国学报》杂志第一卷之第三期。最后收入程恭让先生的《欧阳竟无的内学研究与其孔学再诠释》一文，供读者参考。

三、原书为繁体竖排，今改为简体（为避免歧义，保留了若干异体字、繁体字）横排，并依文义予以分段，且施以现代标点。校正字词有讹误者，于脚注中标出。

四、《孔学杂著》内容可归为三大类：《孔佛》《孔佛概论之概论》《夏声说》三篇乃会通儒佛之文章；《论学书》乃与友人论儒学的书信；其他七篇乃为内学院自编课本所作的“叙”。

目 录

孔学杂著·····	1
孔佛·····	2
孔佛概论之概论·····	5
《中庸读》叙·····	10
《大学王注读》叙·····	13
附：读《大学》十义·····	15
《论语课》叙·····	21
《论语十一篇读》叙·····	23
《孟子课》叙·····	25
《孟子十篇读》叙·····	27
《毛诗课》叙·····	30
夏声说·····	32
论学书·····	36
与陶闳士书一·····	36
与陶闳士书二·····	37
与陶闳士书三·····	38
与陶闳士书四·····	41
与蒙文通书·····	42

复梁均默书	42
与熊子真书	47
复张溥泉书	47
复万君默书	53
复陶闾士书	54
与王化中书	55
复李贞白书	55
复冯超如书	55
跋《中庸传》寄诸友	56
覆蒙文通书	58
 附录	 61
《中庸》传	62
绪言	62
中庸传	64
《心经》读	88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	97
附：佛法为今时所必需	111
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	120
欧阳竟无的内学研究与其孔学再诠释	125
一、真似辨析及体用简别	125
二、真孔与伪孔	131
三、佛义格局的孔佛会通思想	135
四、结论	139

孔学杂著

孔佛

有体，有用，有依体之用，有用满之体。宇宙万有，群众思虑，莫不依于一心。心必有其体而后可心，状体之相貌，强而名之曰寂，非寂而谁足以当之？心必有其用而后能心，状用之相貌，强而名之曰智，非智而谁有以能之？智非寻常分别之慧也，必有以见寂，而常与寂相应也。宇宙万有，无非幻化；群众思虑，莫非习成。于斯时也，幻有廓然，习思不起，一切皆空，身涉其境，谓之见寂；见寂而不住，百为万事，以致其巧便之能，谓之为智。

此智与寂，须臾不离也。若须臾离，则邪见偏见，执断执常，狂瞽异端，是非蜂起。须臾不离，则凡所为，丛脞而条理井然，权变而适当其可，大小内外，时措之宜，无不自得，寂静而有为，有为而寂静，斯谓之为应体之用。是用也，与体相依，而致力图功，乃在于用。是故正名谓之为行。寂则有全体大寂，智则有一切智智。全体大寂尽人所有，圣亦不得而增，愚亦不得而减，障而不显之谓凡，障净全显之谓圣。一切智智则非尽人有，所谓常人但有其种，种须发生，生充其量然后乃有。寂以智生而显，智以障去而生，障以修积而净。净一

分障，生一分智，显一分寂。净纤悉细障，生一切智智，显全体大寂。寂固无为也，不生也，仗智之有为、智之发生以为显也。

此寂与智，亦须臾不离也。若须臾离，则灰身灭智、沉空趣寂，但了一身，焉知大道？须臾不离，则观一切无所有，而不舍离一切众生，必使宇宙齐放光明，然后真身证住清静，斯谓之为用满之体。是体也，以用而显，而目注心营，乃在于体，是故正名谓之为果。知行果之解义者，可以谈孔佛矣。

孔道，依体之用也，行也。天行健之谓性；君子法天，自强不息之谓道；天命不已，天之所以为天；文德之纯，文之所以为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健也，不息也，不已也，纯也，不舍也，皆所以为行也。然君子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位也者，中庸也。寂然不动之谓中，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谓庸。知能大小、费显、隐微不可得而限之，随举一隅，毕张全体，行然后可以素位。知如此之为中庸，然后可以入德。入德之初诚也，及其成功至诚也，无非诚也，诚固物之终始也，必极于鬼神不测、无声无臭，是之谓见寂之智，是之谓应体之用。

佛法，依体之用，而用满之体也，行而果也。二转依之谓佛，空其所知之障，转所依为智曰菩提；空其烦恼之障，转所依为寂曰涅槃。有本来自性清静涅槃，具诸功德无生无灭，湛若虚空，所谓全体大寂也，名之曰法身。有无余涅槃，烦恼既尽，依灭无余，由此而证得全体大寂也，名之曰解脱。有无住涅槃，无余无为，为令众生皆入无余，则必有为，而于无为依而不住，所谓依寂之智也，名之曰般若。由般若而解脱，由解

脱而法身，顿证之时，三德不分，故谈果者，皆举无余涅槃也。所谓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菩提为果，涅槃为果果是也。证大涅槃则法界清净，法界一真，常我乐净，安隐而住也。何谓常我乐净耶？金刚不坏之谓常，得八自在、离系超然、不属于他之谓我，非受非觉、上妙无伦寂灭之谓乐，无障无染、一味平等之谓净。有如是不可思议之乡，是故结愿在是，趣向在是，归止究竟在是也。顿空其分别所生之二障，窥见真如，谓之见道。渐空其无始以来之二障，真如多分显现，谓为修道。二障全空，真如出缠，顿证佛果，圆满转依，谓为究竟道。故曰依体之用，而用满之体也；故曰行而果也。

上来所说孔佛如此。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于习染也。知佛法之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沉、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知生生而无生，是依寂之智，则知行之相貌有如此也；知无生而无不生，是智显之寂，则知果之相貌有如此也。佛与孔之所判者，判之于至不至、满不满也，其为当理，适义一也。

孔佛概论之概论

佛学渊而广，孔学简而晦，概论所以需要也。顾概论亦难，今日且谈概论中之概论。

毗卢遮那顶上行，六经皆我注脚，求人之所以为人斯已耳，何佛之学，何孔之学？然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求然之同故，佛须学，孔须学。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斯义亦据圣言量耳。知必以圣言为量，故不具四例，不可以为学。

一、不可以凡夫思想为基，而必以等流无漏为基也。有漏称凡夫，杂故染故，无量劫来烦恼扰乱，识海汪洋，充满其种。譬如读书，岂能一字一字如定者数息终日不摇，处囊之锥东西突出，空中楼阁结撰奔驰，一息之条贯不能，万里之蛛丝安索？盐车之浑水无灵，尘刹之根株何鉴？以如是杂染心判断不可思议无上法门，而曰圣言之量不如我思之量也，天下有如是理耶？若夫圣言，则等流无漏也，从心所欲不逾矩也。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三畏；小人则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乌足以为学？

二、不可主观，而必客观也。主观心实，客观心虚；主观

有对，客观无对。实故不入，虚故能入；有对故封拒，无对故到处皆学。主观者先有结论，但采纳以为敷佐，可利用则断章节取，有何义之研讨？客观者先无结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比较而择善，舍己而从人。主观有心，客观无心。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之，故主观不可以为学。

三、不可囿于世间见，而必超于不思议也。公孙宏曲学阿世无论矣，子诚齐人，但知管、晏，且畏蒯、羲、皇，况秕糠尧、舜？是故顺世外道，无当于理事。仲尼之徒，不道乎桓、文，盖身在山中，不识匡庐真面，欲穷千里，要知更上一层也。豪杰之士，举足下足，自道场来，动念生心，无非尚友。临济观佛有鼻有口，曰：我可作佛，他日竟作祖开宗。象山幼时思天际不得，读古往今来，悟无穷无尽，遂为南宋大儒。一乡之迷倾一国，一国之迷倾天下，天下尽迷，谁倾之哉？如有，必为圣人之志者，是必超于不可思议也。

四、不可以结论处置怀疑，而必以学问思辨解决怀疑也。天下有二种人：一盲从，盖无知识不用思想者，此无论矣。二怀疑，是有知识能用思想者，学以是而入，亦以是而得也。疑必求析，若急于析，则稍相应，必作结论，以是处置怀疑者，古之人、今之人，驱而内诸罟擗陷阱之中，盖比比也。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不析则问，能问于不能，多问于寡，则无不可问矣。问而不析，又思，思日慎有矩有绳矣。思犹不析，则彻底而剖辨之，所谓明辨是也。分析必于极微，至教不可以人情也。以是而析疑，而疑可析，结论乃得焉。

四例既具，可学矣，可以谈孔学、佛学概论矣。

略举四义而谈：一、寂灭寂静义；二、用依于体义；三、相应不二义；四、舍染取净义。四义皆本诸二家之经，佛家则凡大乘经，除疑伪者皆是；孔家则性道如《中庸》《大学》《论语》《周易》皆是，文章如《诗》《书》《三礼》《春秋》皆是。

一、寂灭寂静义。自韩、欧诸文学家，误解清净寂灭以为消极无物、世界沦亡之义，于是千有余年龃龉根本，不识性命所归，宁非冤痛！原夫宇宙人生必有所依以为命者，此为依之物，舍寂之一字，谁堪其能？是则，寂之为本体，无可移易之理也。寂非无物也，寂灭寂静，即是涅槃。灯灭炉存，垢尽衣存，烦恼灭除，一真清净，所谓人欲净尽，天理纯全是也。欲明斯旨，佛家当读《大涅槃经》《瑜伽师地论·无余依地》也，孔家应读《学》《庸》《周易》也。孔道概于《学》《庸》，《大学》之道又纲领于“在止于至善”一句，至善即寂灭寂静是也。何谓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相应寂灭而言谓之道，成是无欠谓之性，继此不断谓之善。道也、性也、善也，其极一也。善而曰至，何耶？天命之谓性，于穆不已之谓天，无声臭之谓于穆。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则至善之谓无声臭也。至善为无声臭，非寂灭寂静而何耶？明其明德而在止至善，非归极于寂灭寂静而何耶？不知寂灭寂静，是无本之学，何有于学，何有于佛学，何有于孔学？吾为揭橥孔学、佛学之旨于经，而得二言焉，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我皆令人涅槃而灭度之。

二、用依于体义。寂灭寂静，常也，不生不灭也，真如也，涅槃也，体也；变生万有，无常也，生灭也，正智也，菩

提也，用也。体则终古不动，用则毕竟是动。动非凝然，非凝然者不为主宰，故动必依于不动，故用必依于体也。此依即依他起之依，依他有净即菩提是，依他有染即无明十二因缘是。盖用之为物，变动不居非守故，常幻化而幻化之，是曰菩提；幻化而真执之，是曰无明也。用之性质有如此也。是故说用依体可也，有去来故也；说体随缘不可也，祖父从来不出门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余一不用也。不用者何也？与体相应也。何以必与体相应耶？盖不用而后能生用，用根于不用，其用乃神。孔家肝髓，实在乎此。发而皆中节，根于未发之中；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根于寂然不动；两仪、四象、八卦，根于太极。皆是也。然此不用，非即是体。何也？仍是五十内之数，数之性质犹在也。凡孔家言性、言命、言天，皆依体之用也。易之道广矣、备矣，而命名为易。易者，用也：曰交易，阴阳交而成卦也；曰变易，六爻发挥，惟变是适也；曰不易，与体相应，无思无为，而能冒天下之道，所谓生生之谓易是也。吾尝有言：孔学依体之用也，佛学则依体之用而用满之体也。

三、相应不二义。用依于体，而用犹在，不可说一；明明相依，不可说二。是故阐《般若》义者曰不二法门，是故阐《瑜伽》义者曰相应善巧。既曰相依矣，相应于一处矣，无孤立之寂，亦无独行之智，而言无余涅槃者，就寂而诠寂故也。独阳不长，不可离阴而谈阳也，而乾之为卦，六爻纯阳，就阳而诠阳也；孤阴不生，诠坤亦尔也。是故谈涅槃者须知三德，伊字三点，不纵不横，不即不离，是涅槃也。唯有不二法门，唯有相应善巧之可谈也。

四、舍染取净义。舍染取净，立教之原，无著菩萨显扬圣教，作《显扬圣教论》，一部论旨，唯明是义而已。扶阳抑阴，孔学之教：阳，善也、净也、君子也；阴，恶也、染也、小人也。扶抑即取舍，则孔亦舍染取净也。《易》之夬、垢、复、剥、泰、否六卦，于义尤显，比而观之，可以知要。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阴势已微，犹扬犹号者，极其力而夬去之也。

䷫垢，女壮，勿用取女。阴之初起，侈而言之曰壮，厉而禁之曰勿用也。

䷗复，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养之令长如是。

䷖剥，硕果不食。珍之护惜如是。

䷊泰，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否，大往小来，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往来消长而判泰否，其义又如是。

了此四义，可知人之所以为人，天之所以为天，孔、佛无二，循序渐进，极深研几，是在智者。

《中庸读》叙

中庸，以一言之，曰诚；以二言之，曰中庸，曰中和，曰忠恕；以三言之，曰费而隐，曰微之显。无所谓天地万物、中外古今，止是一诚；无所谓天下国家、礼乐政刑，止是一诚；无所谓智愚、贤不肖、知能大小、曲直险夷，止是一诚。诚至，则生天、生地、生物不测；诚不至，则一切俱无。心非其心，境非其境，事非其事。以之为己，乌乎能存；以之为他人，乌乎能信；以之为天下国家，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变态谁究，又乌乎能行？及其至也，不敢知其人，不足以为国，岂不哀哉！

诚者，物之终始。但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天下之大本以立；但庸德庸言之行谨，而天下之达道以经纶。天下大本，非贯彻于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无可贯彻，不足以立也；天下达道，非推极于继志述事、参天赞地之无可推极，不足以经纶也。中庸之实，一曰费而隐，逆而穷其源也；一曰微之显，顺而竟其委也。不如是，不足尽终始之量也；不如是，不足尽中庸之量也。道通为一，非畛非域，中即渊深，庸即高明，亦何怪哉？

道之不明也，一言中庸，而一切过不及之名、平常之名以至。何者过不及，何者平常？但是空言，都无实事。明明经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即行实地，不劳揣摩。明明经文“庸德之行”，继以“素位而行”，素患难，行患难，为人君止于仁，即庸德之行也。千有余年，后儒之说行而圣训晦，名句之学徇而实事疏，否塞晦盲，酿为风俗，沉渊刳股，致死藐诸孤，精诚格鬼神，独不利儒者之口。天下奇男子，行人所不能行，而不能以一盼。乡党自好者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全家保妻子，簞食豆羹见于色，又何恤乎邦之阨陞？黠者于是乘其弊，窃其器，以钳制一世，而复任艰无伎，私炽无智。于是乎，日蹙国百里，强者乃吞噬不已。揆厥病源，皆不识中庸之道之所致也，而岂细故哉？

或问：如子之言，中庸之道高深若此，圣人之事，常人乌能？

答曰：万物皆备，四端固有，但是有心，皆是圣人。圣人与入同，人自异于圣，直下自承，念念悉诚，则亦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而已。若本非圣，而求作圣，望空出华，宁非虚妄！

又问：直下自承，心若不纯，险不可言，敢卤莽耶？

答曰：诚者自成也，待他而成，杂而不纯。现成自成，焉得不纯？不学而知，其良知也，何险之有？不此之恃，复何所恃？若他可恃，何必定此？惟其门外天涯，皆荆棘也。

又问：世态万变，而独一诚，迂不可行，不合世情，奈何？

答曰：至诚无息，不言而信，参前倚衡，夫然后行。诚为